文化中国行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27°黔地标 历史

你看懂长征四渡赤水的来龙去脉了吗？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热映，那场由毛泽东亲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在互联网上被观众和网友津津乐道；1935年红军在赤水河上来来回回四次渡河的战术堪称“神来之笔”；不少网友为了看懂电影提前“备课”后仍回不知不解，自嘲说“毕竟当年蒋校长和他的黄埔学生们也没有看懂”。

作为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让红军从被动接打转为主动出击，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被毛泽东称为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美国西点军校将其作为经典军事教学案例纳入高阶战略教材，并多次进行沙盘推演后总结，如果美军部队处于当年红军的境遇，唯一合理选择就是投降。

91年前的赤水河上绝地突围是如何进行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示意图。依据四渡赤水纪念馆供图绘制。（绘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一渡赤水避锋芒

在重重困境中拉开四渡赤水序幕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清风拂过黔北群山，初夏的赤水河雨水丰盈、生机勃发，但在91年前的那个冬天，赤水河却冰冷刺骨。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军的进攻态势，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北渡长江。

“遵义会议系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在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着来，红军此时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在四川泸州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然而，蒋介石调集重兵合围遵义城，并断定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北渡长江，部署40万兵力展开四面合围，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川黔滇交界的狭小区域。

面对局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避敌军合围之前撤离遵义，向遵义西北地区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

作为四渡赤水序幕，一渡赤水就在这重重困境中开启，土城青杠坡战斗更是整场突围中最惨烈的一战。

覃爱华介绍，按照既定行军目标，中央红军向赤水、土城方向推进，意图打通北上长江的通道。当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攻赤水县城时，遭遇川军顽强阻击，攻占赤水县城的计划落空。

国民党川军郭勋祺部一路尾随，直逼土城。敌军步步紧逼，若不打掉这支追兵，北上计划将彻底泡汤。

结合地形研判，指挥部发现土城青杠坡是一处葫芦形峡谷，是天然伏击阵地，于是定下在此伏击歼敌、扫荡行军障碍的计划。战前，红军根据侦察情报判断，青杠坡敌军约4个团，双方兵力相差不大，依托地形优势很有胜算。

1935年1月28日拂晓，青杠坡战斗打响，但因情报严重失误，敌军实际参战兵力为4个旅8个团，援军还源源不断赶来，伏击战变成遭遇战，随后陷入惨烈的拉锯战。

为稳住战线、扭转危局，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同时，由全军精英骨干组成的干部团全员出击，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全体将士浴血拼杀，暂时遏制住敌军的攻势，但红军也付出沉痛代价，3000余名红军指战员伤亡。

为摆脱被动局面，1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改变行军路线西渡赤水河，以运动战跳出敌人重兵合围。

新的突围任务迅速下达，青杠坡前线部队伴装主力仍在激战，枪声不断牵制敌军，掩护大部队有序撤离。

赤水河畔，一道难题摆在面前：河水湍急、河面宽阔，必须在一夜之间搭建浮桥，保障大军快速渡河。在土城的渡口，周恩来统筹指挥工兵部队连夜施工，当地群众纷纷拆下家中门板、木料支援架桥；上游元厚渡口同样紧张正酣，红军巧用疑兵之计迷惑敌人，突击队乘木盆渡渡，改党渡口额点，为主力渡河扫清障碍。

1月29日凌晨，渡河总命令下达。中央红军分多路从土城西溪口、察家沱以及元厚沙沱渡口横渡赤水河，3万余名红军全部顺利渡河，向着川南叙永方向挺进。待国民党追兵赶到渡口时，红军早已不见踪影。鉴于敌军已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即开会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改取“以川酒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南有利有利发展”的方针，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南渡，改向扎西地区集中。

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全军共编为16个团。第一军团辖两个师6个团，第三军团辖4个团，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各辖3个团。

在覃爱华看来，青杠坡战斗是毛泽东重获军事指挥权的第一仗，虽未能达到战略目标，但西渡赤水河策略，给敌机中的中央红军带来一线生机。

此时，将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任命何键为总司令，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吴奇伟部、周浑元部、孙渡部、王家烈部4个纵队，专事“围剿”中央红军。朱绍良为第三军总司令，负责“围剿”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这场危机还远没有解除。

一渡赤水渡口

二渡赤水连告捷

回师黔北再占遵义城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赤水元厚场沙沱渡口、赤水河左岸，耸立着一块题写着“红军渡”的纪念碑，这里就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红军一渡赤水的元厚渡口。

青杠坡战斗后，红军将这里作为渡口之一，进入川南地区，计划在四川宜宾上游北渡长江，但川军已沿江严密布防，叙永攻坚受阻，红军只能转向云南扎西一带集结。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介绍，2月上旬，红军在向云南扎西行进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接着在扎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扎西会议决定暂缓渡江，改为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机动作战，同时完成部队整编，并确立了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的全新作战方向，二渡赤水的战略蓝图就此敲定。

此时，将介石调集40万大军对红军形成包围，各路敌军将注意力集中于川南扎西一带，滇军、川军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不断向古蔺、叙永进击，国民党军普遍判定红军仍会滞留川南、伺机北渡长江。

利用敌军判断失误、兵力分散的漏洞，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果断下达东进命令。2月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从扎西挥师东进，长途奔袭直奔赤水河畔，朝着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急速挺进。

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渡口顺利东渡赤水河，完成二渡赤水的关键行动。太平渡河段水流平缓、地势险要，是绝佳的渡河地点。

2月18日傍晚，红一军团前卫军先抵达太平渡，主力部队随后有序渡河，仅留少量后卫部队驻守渡口。2月21日，3000余名红军追兵赶到西岸，百余名红军后卫依托山地隐蔽阻击，待敌军蜂拥至河滩时突然开火，凭借地形优势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坚守阵地直至完成掩护任务后悄然撤离。

上游战斗同样惊心动魄。二郎滩渡口是川盐转运贵州的重要码头，对岸制高点被黔军占据，红军背水即攻。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奋勇冲锋，驻守黔军一触即溃，红军顺利拿下渡口。占领二郎滩后，红军没收军阀囤积的食盐，连续三天三夜开仓分盐，赤水河两岸百姓纷纷前来领盐。红军受民的举动赢得群众真心拥护，此后沿途百姓主动为红军搭桥引路、传递情报、藏匿伤员，成为红军转战路上坚实的后盾。

二渡赤水后，红军直指黔北重镇桐梓。国民党军依旧深陷判断误区，川军、滇军、中央军仍在川南一带布防追击，驻守贵州的黔军兵力空虚。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猛攻桐梓，城内仅有少量黔军防守，守军稍作抵抗便全员南逃，红军顺利攻占桐梓。桐梓失守极大地震动了黔军，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调兵增援娄山关与遵义，各路敌军仓促调动，疲于奔命，红军就此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为扩大战果、守取遵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定下作战部署：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阻击川军，集中主力强攻娄山关。2月25日，红三军团进抵娄山关脚下，与黔军展开激战，双方为争夺点金山高地反复拉锯，红军最终占领高地。当晚，红军分兵迂回，一部绕至板桥截断敌军后路，一部抱古东侧石炭关，完成对娄山关守敌的合围。拂晓，红军从正面、东西三面同时发起总攻，激战整日，成功攻克娄山关天险。

拿下娄山关后，红军连夜向遵义挺进。2月27日，红军击溃遵义外围黔军防线，28日清晨全面占领遵义城。激战之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侦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就在红军攻占遵义的同时，吴奇伟率领两个师驰援而来，进至遵义城南一线，妄图夺回城池。红军迅速迎敌，在红花岗、老鸦山一带与敌军展开血战。红一军团穿插直捣敌军指挥所，红三军团坚守制高点，敌军全线崩溃。红军乘胜追击，一直追至马江边，敌人大部被歼、被俘。

遵义战役从2月26日持续至3月1日，历时4天，红军共歼灭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8个团，俘虏3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红星》报盛赞这是红军反击以来的重大胜利。为此《红星》报发表社论，称这是“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中空前的大胜利”。

在覃爱华看来，二渡赤水是红军灵活运用运动战的经典战例，红军跳出敌军包围圈，回师黔北，连战连捷，彻底扭转了一渡赤水后的被动局面，够是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这场转战不仅重创国民党追剿部队，更提振了全军士气，为红军后续在川滇黔边区灵活转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长征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毛泽东这招二渡赤水“回马枪”让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北。遵义失守的消息传到重庆，将介石大发雷霆，将此战视作“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3月24日，将介石亲笔来函、美国顾问端纳从重庆飞抵贵阳坐镇“督战”，督促中央军薛岳纵队把那纵向川南开进，堵令川、黔军阀部队速到赤水河，紧缩包围圈，企图集中兵力寻求决战，“务求毕其功于一役”。

大战一触即发。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姜山关大捷战斗场景陈列。

三渡赤水施妙计

机动突围扭转战局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遵义西南约60公里的苟坝村风光秀丽，民风淳朴，因电视剧《花繁叶茂》在这里拍摄，人气日盛。殊不知，91年前的一个深夜，毛泽东就是在苟坝的乡间小路上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争取中央红军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中国革命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乡村避免了一场劫难。

从红军再占遵义城到蒋介石飞抵贵阳督战还有20多天时间，这短短20天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介绍，1935年3月2日，得知遵义城再度丢失，还在汉口的蒋介石急忙飞至重庆，调集各路重兵，亲自策划新的围攻计划，企图将3万余名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一带狭小区域。蒋介石3月3日下令：“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

蒋介石制定南北夹击、堡垒推进的作战方案，部署川军、中央军、黔军、滇军等多路部队四面设防；川军向遵义进攻，周浑元部驻守儋班场扼守要道，孙渡部、王家烈部分路堵截，吴奇伟部在乌江南岸策应，湘军、桂军也在外围布防，层层构筑起严密包围圈。

蒋介石判断红军进退失据，严令各部主动寻战，战场形势愈发危急。

3月10日，中央红军驻扎苟坝期间，红军迅速改打鼓新场的黔军，认为黔军防守薄弱，可借此补充物资。当时参会20余人大多赞同出战，唯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冷静分析局势：打鼓新场有黔军重兵驻守，红军长途奔袭百余里，已然丧失作战突然性；周边酒军、中央军均可一日之内驰援，一旦久攻不下，红军必将陷入合围境。众人经半天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

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沿着乡间小路赶往周恩来住处，劝说暂缓下达作战命令。给在此时，军委二局破译敌军密电，证实蒋介石已向打鼓新场增派兵力，各路援军正急速靠拢，完全印证毛泽东判断。次日清晨，会议重新召开，众人认清危局，一致决定放弃进攻计划。

为应对战场形势，提升军事决策效率，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全军作战。这一机构的设立，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也让红军拥有了精干高效的指挥核心，成为扭转战局的重要组织保障。

指挥机构确立后，三人小组定下全新战术：强攻鲁班场，再伺机西渡赤水。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周浑元率3个师在此修筑碉堡、布下火力网，是西进茅台渡口的必经之地。

3月15日，红军兵分3路向鲁班场发起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将士奋勇冲锋，夺取多处前沿阵地，还巧用农物迷惑敌军飞机，化解空中威胁。但敌军依托坚固工事拼死顽抗，加之各路援敌不断逼近，继续强攻极易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见目的达到，毛泽东下令全军停止进攻，连夜向茅台镇转移。

这场看似未能歼敌的战斗，实则是精妙的战术造势。红军声势浩大的进攻，让蒋介石笃定主力将坚守黔北作战，误判红军真实意图，为三渡赤水创造了绝佳条件。

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上午，中央红军从茅台镇三处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挺进川南。此次渡河一反常态，全军大张旗鼓、旌旗招展，刻意营造出主力大举北上、准备强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假象。

茅台镇百姓全力支援红军，捐船只、拆门板搭浮桥，还筹备粮草、赶制草鞋，谱写了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当地出产的茅台酒，也因消炎疗伤的功效，成为长征路上红军珍贵的战地物品。

红军进入川南古蔺一带后，主力部队隐蔽深山密林休整，同时展开全方位伴动。红一军团一部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县城进军，昼夜往复穿插、增设壮台，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电台分队持续发送虚假情报，用无线电信号迷惑敌军侦测。多重伪装环环相扣，彻底扰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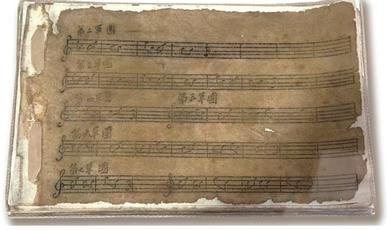
其间，红军防空部队改装枪械击落一架敌军轰炸机，创下长征中击落敌机的先例，极大提振了全军士气。

“三渡赤水全程，红军以运动战调动强敌，用虚实结合的战术牵着敌军鼻子走。”在覃爱华看来，此战没有硬碰硬的决战，却凭借高超的军事谋略，成功跳出40万敌军的合围圈，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红军主力则隐于川南腹地，养精蓄锐，静待战机。

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主力意在北渡长江，急忙调集所有追兵向西追击，将数十万大军尽数调往川南，黔北、赤水河东岸的防御力量被大幅削弱。

来胜心切的蒋介认为一切已尽在掌握之中，于是下任贵阳坐镇指挥的举动。在他看来，“围剿”红军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



红军长征使用的绝密旁谱。

仁怀市茅台镇茅台渡口铁索桥下雕塑。陈勇 摄 （影像贵州）

四渡赤水逼贵阳

跳出合围的决胜之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片中蒋介石在望远镜中看到“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标语时的震惊表情，令观众印象深刻。

1935年3月17日，红军完成三渡赤水后，各路“追剿”敌军向川南古蔺地区集结、妄图将红军一举围歼之时，中革军委见调动敌人西渡赤水的战略目标已然实现，迅速敲定回师东进的作战部署，决定折返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介绍，此次渡河，中革军委下达严令，要求部队于3月21日夜至22日凌晨，秘密、迅速、坚决从二郎滩、太平渡、淋滩各渡口东渡赤水，各军团严格按照指定路线行军，务必限时完成渡河任务，且此次东渡行动严禁保密，事前不得向下传达。

3月22日，中央红军各部队顺利完成第四次强渡赤水河，遵照军委指令火速向南开进，抢先抵达遵义、仁怀之间区域伺机机动，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中央红军的突然东渡，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认为，红军四渡赤水后无非两个战略方向，一是按原计划北上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东进返回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歼灭红军的关键还是在贵州。

3月25日，身在前线的彭德怀、杨尚昆收电朱德，建议向南急进，抢渡乌江。

面对蒋介石的预判，毛泽东更是给足“情绪价值”：你觉得我可能要北上入川，那我就往北走点。

于是，军委作出决定，红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活动，伪装主力，制造红军主力向北的态势，吸引敌军北上。

一通操作下来，蒋介石的预判得到“印证”，敌军自然被调北上。

在军团长罗炳辉的指挥下，红九军团用3000人成功牵制国民党军7个师的兵力。红军主力则趁着敌军注意力被牵制，昼夜兼程，向南疾进，目标直指乌江。

南渡乌江前，军委二局侦获敌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正向红军围堵而来，红军如按原定时间、地点渡江，极可能重演渡江血战的局面，如转兵其他方向，又将陷入敌人四面包围。

军情火急，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利用二局掌握的敌军密码和电文格式，模拟蒋介石的口吻给周浑元、吴奇伟发报，将两部调开。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拍板同意，曾希圣遂拟定发出假电报，周、吴两部果然依令而行。

3月30日，红一军团先遣团急行军奔袭乌江梯子岩渡口，经过激战拿下渡口并连夜架设浮桥，大批部队陆续渡江。次日清晨，红二师全员抵达乌江南岸，先头部队分兵控制多处渡口，抢占沿岸战略要地，派出兵力在川黔公路沿线布防阻击援敌。3月31日，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渡江时限命令，各军团按时间节点有序渡江。渡江现场，毛泽东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经贵州入云南、直指金沙江的还回行军路线，叮嘱红二师务必守住渡口，保障全军渡江安全。

4月1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全部渡过乌江。此时，在贵阳督战的将介石还沉浸在“剿匪必胜”的幻想之中。

南渡乌江后，红军进入息烽境内向贵阳方向挺进。为调出驻守清黔边境的滇军，红军定伴攻贵阳，红一军团一部攻占贵阳城北扎佐，主力集结于修文、开阳一带兵临贵阳近郊。

此时，贵阳城防空虚，外围仅有4个团守备，城内守备兵力不足两个团。将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红军会突然兵临城下，一时间惊慌失措，紧急电令滇军赤渡邵星夜奔援贵阳。

4月3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贵阳城外20余里处，战士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战斗口号，在墙壁上刷写了那句让将介石极为头疼的宣传标语。

为进一步逼迫敌军，红军再度使用声东击西战术，一部兵力前往清水江渠设浮桥，佯装要向东挺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

将介石根据空中侦察情报再次中计，调集湘军、桂军、滇军多路部队赶赴黔东设伏堵截，原本驻守云南的滇军被调离，云南腹地防御瞬间空虚。

4月9日扑渡河部抵达贵阳后，将介石随即调兵北上阻击红军，可此时红军早已跳出敌军包围圈一路西进，先后拿下青岩、定番（今惠水）、广顺、长寨（今长顺）、紫云多地。

将介石不断调整追击部署，命令中央军、湘军、滇军多路尾随追击。4月18日，红军强渡北盘江，接连攻克册亨、贞丰、安龙等地，牢牢控制关岭铁索桥，切断敌军追剿要道。部队在兴义威会击溃滇军堵截兵力。

4月22日越过黄泥河挺进云南罗平。红军伴攻昆明调动守军回防后，迅速向金沙江方向机动，5月顺利渡过金沙江。

至此，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凭借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牵着数十万国民党追兵编转川黔滇三地，通过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彻底跳出敌人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围歼红军的战略图谋。

在覃爱华看来，这场以弱击强的经典机动战，充分彰显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谋略，四渡赤水也作为长征史上的经典战例，永久载入革命史册。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蔡桂莉 陈欢欢